

下卷

踪迹史

蒋蓝 著



第六章 血漫漶于“武人贵相”之间	265
“挂榜”的地名学	265
老鸦漩动石儿山	269
紫打地渡口	277
大渡河的河神与乌鸦	297
最后一个豹之夜	308
禹王宫与“鲸鲵封处”	324
关于“鲸鲵封处”碑	339
成都科甲巷	344
刑法的工艺化	351
“他的名字就是反抗的名词”	359
石达开的头颅被扔入了长江	375
大渡河河谷中的“黄彝”及石定基下落	381
石敢当的隐喻	388
石达开的“第三条道路”	392
庆云街与石定忠的结局	397

城隍庙还愿	406
第七章 忠与义是手背与手心的关系	412
朝廷阁犬	412
再战朱提	418
战马插翅过河	424
大关县摩崖石刻“德大称师”	427
第八章 广夏连云的唐家花园	438
沟头巷的唐宅	438
翼王之印的下落	443
文庙后街的“唐府”	447
湘绮楼的“戈儿”与交际学	454
唐帽顶当了一回月下老人	461
成都宴游以及纵横家的心机	468
从宋育仁在陕西街失窃案看王闿运断案	474
唐家致力于出版的名山事业	479
唐老九的眼睛	483
秘本《荒书》的刊印过程	489
唐氏藏书与学术地标“贲园”的渊源	497
“切梦刀”与唐友耕之死	502
唐友耕的巍然大墓与蜀汉“铁三角”	512
王闿运的追忆	523

廉洁与贪婪远非一线之隔	531
第九章 唐友耕的后裔们	539
昙花一现的候补知县唐致远	539
长子唐鸿龄点滴	547
老九唐少波的后裔家族情况	548
我对唐卓初的访谈	551
第十章 把脊梁在墓碑上磨成矛	561
修订后记 踪迹史，何为？	569
附录1 评论	578
精彩独特的文学踪迹史——漫谈作家	
蒋蓝的《踪迹史》	王 火/578
历史的空间化：蒋蓝作品的叙事研究	梁 昭/582
历史的踪迹——蒋蓝著作的人类学意义	罗安平/596
简论蒋蓝的“非虚构写作”写作	王学东/605
“锋刃上的幽光”——论蒋蓝历史散文写作	袁 昊/610
历史的箭镞——阅读长篇非虚构	
散文《踪迹史》	于昊燕/625
散逸于铁幕之下的蝶翅灵光——读	
蒋蓝的《踪迹史》	谢银恩/637

文化之豹的随笔起义——论蒋蓝

新作《踪迹史》 马小盐/660

附录2 唐友耕年谱 665

附录3 太平天国连环画图 667

第六章

血漫漉于“武人贵相”之间

“挂膀”的地名学

米易为三皇五帝中第二大帝——颡项的诞生之地，古称迷易，易为古“阳”字，按简体字写法，可以写作“迷阳”。西汉时安宁河东属会无县，河西属邛都县。元设定昌路，明置千户所，清设巡检司，民国改分州、分县，1935年撤分县设区。1951年建迷易县，后改米易县，历来为多民族杂居区，彝族势力无疑最为显赫，在米易历史上存在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的土司制度，就是以彝族为主当政的时代。在《米易县志》和《米易民族志》上都有记载的彝族人物是阿吉撒加，生于元朝，为元朝普济州土司。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归附明朝，赐封土知州。其任期内，因配合明军讨伐领地内布朗族酋长反叛有功，晋升为正五品，封远靖候。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改封为普济州世袭长官司，为普济长官司一世祖。其子阿吉戈布世袭时，明廷赐封汉名吉天相，从此到1950年米易县，其后裔世袭土司36代、传后裔28代。现在，普威等地尚有吉土司的衙门遗址遗迹存在，在米易流传着有关吉土司的诸多趣闻逸事……

张联辰是米易彝族史和土司文化史上的另一显赫人物。他是威龙张氏土司的一世祖，自他开始，张氏任职威龙州长官司共历10代13任。在他权力运行期间大兴土木，在威龙村的半山上兴建了颇为气派的“世袭威龙州长官司衙门”，奠定了张氏土司的牢固根基，他也是大规模兴建张氏土司家族陵园的人。其后威龙州第六代土司张在公任职长达39年之久，更是张氏家族里任职长官司历时最长的。

1862年冬季，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先头部队赖裕新所率中旗4万余人，于云南巧家米粮坝渡过金沙江，进入安宁河流域。张在公螳臂当车，曾与赖裕新面对面交战。久经沙场的赖裕新在一个回合之间，就砍去张在公一臂，张在公仅剩皮肉相连，“挂膀”而逃……因此当地有这样的传说：当地的地名“挂膀”因其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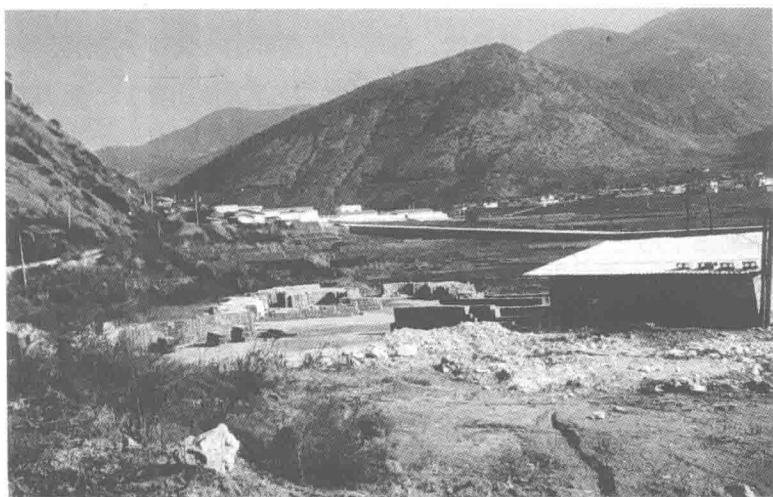
关于“挂膀”还有一说：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开始在此设威龙州，将其纳入朝廷管辖。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叛乱不断，此消彼长。清顺治四年（1647年），负责监辖此地的姜州堡土主庙外游击张宏养平叛后，在途经的要隘——打劫地，遭支持叛乱的土番巨型土台炮的袭击，一只手膀被炸飞到攀枝花树上挂起（一说被挂在马背上；当然，也有种说法是当地有家高中榜眼），故名挂膀，后因“膀”与“榜”谐音，便将此地唤作“挂榜”。张宏养的后人因其平叛殉职有功，世袭威龙州长官司。

1862年年底，石达开率领中军主力横渡金沙江后，经会东、会理进入米易县。他不想大动干戈，此前分别派出人员给米易地区普济州吉氏土司、威龙州张氏土司送去《讨清灭妖光复天国》檄文和其军师钱江的信札，希望联合当地土司力量反清。如今

在《威龙州长官史略·家书手册》中，还可以看到檄文的主要内容：“恳请同为合兵。悉台端夙裕，智勇超群。吾侪兴师倡议，于兹十余载，愿共奋志图功，勤王报国，洵谓良臣。祈面酌军，无忧子发，或容借道北上，宽容义举，企翘之殷，祈复切谢。”

普济州第二十七代土司吉时雨断然拒绝了联合倡议，还将其所送檄文和信札一并呈送四川总督。同时转告辖区土司力量加紧调配兵力，加强训练，沿途防堵。

石达开部未到普济州辖区，而是渡过安宁河后从威龙州辖区经过，继续北上。在挂榜，遭到了威龙州第七代土司张在公的伏击。史载，同治二年（1863年）1月8日，石达开先锋部队刚进入挂榜，就受到了早埋伏在龙滩的土司武装的土炮猛烈轰击。太平军临战不乱，打败了张土司部。后清军团练和吉氏增援力量到达



米易县龙滩太平天国战场旧址。图片由米易县档案馆提供

以后，于2月4日在此展开激战。这次战斗持续了整整5天，直到2月9日才以太平军的胜利而告终。战斗双方均有损伤，太平军死亡数百人，清军团练、土司部队也伤亡惨重，仅张在公家属死亡士卒有名可查的就达135人。迷易监生何开泰、张以德、陆德起等也死于战斗。据说，在当地一个叫做“叫花岩”的乱石丛中尚有一门太平军留下的土炮，摇得动，却拔不出来。

石达开取得胜利后，当即将威龙州衙门的财物尽数收缴，并放火烧毁了衙署。据《威龙州长官史略·家书手册》记载，土司号纸、叙功牌、核册、关防、铃记、行知等各种文档以及贵重书、画、文物全部失落。龙滩古战场遗址曾为县水泥砖厂所在地，德昌到盐源县的公路横穿遗址而过，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区域东西长约800米，南北宽约400米。

石达开部在此逗留期间，竭力弘扬太平天国的主张，动员当地民众大力反清。石达开还借机走访了挂榜的一些名人雅士，畅谈反清抱负。他在紫霞塾堂，曾写下了这样的一首“别友诗”：“紫霞塾堂是文渊，安邦治国育其贤。赴蓉返滇山河变，重与塾师漫谈天。”赠与当地私塾先生彭锡庆（清扬）。诗中对未来北上之路充满豪情。但诗韵欠妥，诗格也不高，显然是伪诗。他在米易留下的这首诗，被彭家三代人一直保留到“文革”期间，后被造反派付之一炬。前些年有人从彭家后人珍藏的手抄本中获得此诗，刊载于米易县档案馆资料中。

石达开部离开后，清廷斥资重建了威龙州土司衙门，张氏土司被皇帝赏赐蓝翎，敕封为建昌镇标暨宁远府西昌县世袭威龙州，军功晋升三级，还专门赠送了一块题有“江左名家”的巨匾。吉氏土司获得清廷白银4000两的奖赏。

石达开挥师锋指向北，随即占领了冕宁县。为什么他不选择石棉—汉源—荥经—雅安这条大路进攻成都，反而要走安顺场—泸定这条小道？历史留给了我们无数谜团。可以揣想的是，莫非他审时度势，已经放弃了攻打成都的初衷，并重新萌发了“割据一地，隐居山林”的念头？

老鸦漩动石儿山

2011年9月13日，我和朋友龚伟轮流驾车，一早自成都出发，驶上成雅高速，出荥经县后顺大渡河河谷的泥泞而行。翻越常年雨汽弥漫能见度不足50米的泥巴山后，抵达富林镇吃午饭。稍事休息，我们穿过已经被大渡河河水聚集为广袤湖泊所环绕的汉源县新城，迎着强烈的光照，于下午4点驶入石棉县城。我事先与雅安市文联主席赵良治联系，他请石棉县委宣传部陈莲芬接待我们。黄昏，部长赵雅玲请我们在大渡河河边吃饭。

晚餐之后入住人民路石棉宾馆。我和龚伟到街上闲逛。发现县城并不小，有超出我估计的整洁，市政建设很有规划，行人们在一条宽阔的步行街上打起了拥堂。这条街道明显是按照成都春熙路的格局而建，街面充斥王菲、周杰伦的扯着头发就可以升空的乐音，商家的霓虹灯映照头戴军便帽、衣着朴素、背大背篓的行人，让我颇有时空交错的恍惚感。

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川西地图上，此地已经名叫“农场”了。擦罗人李德吾（字光明）挣够了一笔银子，衣锦还乡，在老鸦漩的荒滩上招佃开垦百余亩，办起了“光明农场”，悬挂有一块写有“光明农场”的匾额。这个名称逐渐成为地名，就叫“光明

场”。此地为大渡河中游，北靠汉源县美罗乡，南归越嶲县廻隆乡。因为立县是1951年6月的事情，因境内富藏优质的石棉而得名。

我记得在国学大师、人文地理学家朱偁（1907—1968）先生的游记里读到过老鸦漩记述，他在1941年7月底来到“光明农场”时，此地“系万山丛中一小村落，前临大渡河。人家不满二十，断垣残壁，满目荒凉。夜宿危楼，万籁俱寂，惟闻山后松风声与大渡河涛声相激越而已”。^①朱偁有幸，见到了赖执中先生，3天之中聆听他讲述石达开在凉桥被执的详细过程。

当夜细雨不停，我的睡梦很浅，甚至可以听到雨丝在树叶聚集，最后抱成一团跳下树叶的碎音。

第二天天色放晴，宣传部的司机小周接我们去位于县城北、大渡河南岸的石儿山和老鸦漩。

1863年5月初，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部由滇入川，抵达安顺场。这时山洪突发，河水暴涨数丈，致使4万人马被阻于农场、紫打地、凉桥共47天，全军覆没，他们用滔滔血水，在这荒山之间写下了让历史为之扼腕的命运。

其精确的时空位置是：1863年5月4日至6月13日在安顺场及其附近的60里范围之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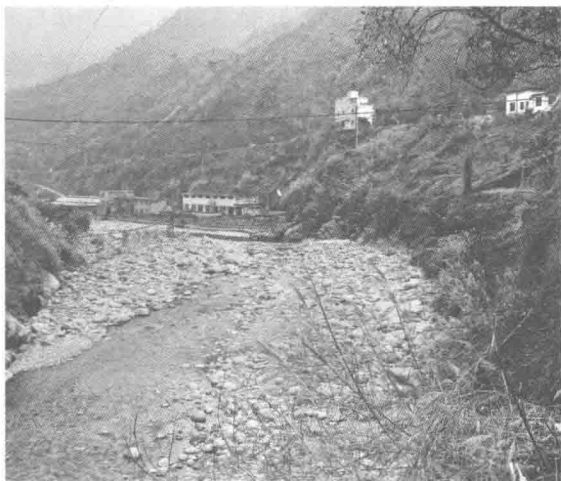
紫打地是石达开远征军最后的驻军之处，老鸦漩是石达开部属的覆军之地，两处相距15公里。或者这样说，老鸦漩就像濒死的泅渡者，用一只手把石儿山举在空中。

除了“光明场”，石棉县城这个地方以前也称老鸦漩。那是因为大渡河在此突然折返，一头向东，两岸都是石渚，洪波击

^① 朱偁：《漂泊西南天地间》，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184页。



这是朱僕1941年拍摄的南
桷河凉桥景色。见《漂泊西南
天地间》，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



这是2011年拍摄的南桷河
凉桥所在地。蒋蓝摄

岸，卷起千堆雪，形成层累的漩涡，这是否就是层累的历史呢？人们说，就是“鱼老鸱”也只能随着水势盘游留恋，望水兴叹不敢下水抓鱼。所以按照当地人读法，应该写作“老鸱漩”。有人指出，老鸱漩的地名应是由少数民族尔苏人的读音演化而来。这里是渡河与南桷河交汇之地，南桷河上游在冕宁境内又叫勒丫河。经史式先生进一步考证，“南桷”“勒丫”“老鸱”读音相近，“老鸱”即“南桷”“勒丫”的另一译名。番语称“老鸱漩”为“呷奴罢沙”，含义为“像老鸱”的地方。可见这一地名是从番语译意而来，与汉语语义并无关系。

石儿山是突兀在大渡河畔的一堆雄浑的嶙峋怪石，当地人又

称之为“小石林”。从水面到山巅不足百米。石丛之中，有一处峻岩极似一个小孩钻入石缝，外面露腰翘起圆圆的小屁股，人们说，那是一个深夜，石达开的小儿子石定基被清军追捕，钻入乱石，天亮鸡叫时羽化而成。至今大家习惯把这里叫石儿山。由于山岩上有不少晚清、民国碑刻，在官方资料里均称为“灵岩胜迹”。抗日战争时期，为适应军事需要，修筑川滇公路西线（四川乐山—云南祥云）。20多万人参与修筑、3万多人为之伤亡的抗战公路，在当时的四川省与西康省的界山大瓦山海拔2800米的蓑衣岭上，贯通了最为艰险的一段，从而与大名鼎鼎的滇缅公路连通。当时，石儿山被劈开，建成一座横跨大渡河的钢索吊桥。1942年秋季竣工通车，工程部门与地方有识之士协同，时任川康绥靖公署顾问、西康省参议员的赖执中发起为石达开在此处修建翼王亭建议，当时捐



石儿山全景。蒋蓝摄

碑镌刻的有20余人，历时1年完工，在这里建起了非常壮观的缅怀石达开的碑林。这些捐碑纪念者多为党政军要员，如于右任、白崇禧、刘文辉、张笃伦、熊式辉、刘万抚、杨学端、林云陔等。赖执中本人也写了《翼王石达开紫大地蒙难纪实》的碑文加予镌刻。据原公路工程部门工作的段秀安先生回忆，刻在山上的“灵岩胜迹”四字，系川滇西路工程师吉一诚先生题写。如今铁索桥已成危桥，用水泥墩阻拦，只许行人及摩托车通行。

大渡河在老鸦漩突然被河床收紧，激流擦石儿山而过，石坚壁陡，河水不断地撞击岩石，响起地震一般的啸声，水沫经风一吹，打在脸上，可以嗅到一股河流的勃然生气。我看见石儿山洄水沱的水面上，有一只鸭子的尸体，一直停驻在水面。回想曾经看过的史料，说不少太平军的尸体、衣物、盾牌、旗帜等，从紫打地冲下来后，就在老鸦漩汇聚成了一个水面的坟场，徘徊不去。最后，石达开的几个妻妾也从石儿山附近跳入漩涡密布的河面。她们色泽艳丽的绸缎衣物，像航标一样标在水中。

想一想吧，当激流把一个人抛向石儿山的巨石之时，他的尖叫被水浪稀释了。这激流将数千具太平军的尸体在此旋动，像磨盘那样旋动，被泡胀的身体在尖锐的岩石上不断被撕裂，被肢解……想一想吧，老鸦漩是一个大约有400米宽的扇形区域，就像地狱之门。它接收了朝向通天血路的上万灵魂。

他们是从这里被拉入地狱，还是顺流而下，走向洪天王制定的那缥缈天路历程？

我站在一块突出于水面的大石上，脚下的花岗岩露出鹰嘴一般的角质化硬光，纤尘不染，石头无时无刻不为涛声醍醐灌顶，石头被劝化，成了守望者。

翼王亭就在铁索桥之上的岩石间。翼王亭于1942年修建，有翼王碑等石刻碑文若干处，翔实记载了翼王兵败始末及评论。由于在“文革”期间多数石碑被毁坏或遗失，如今，唯有立于亭后的原国民政府西康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韩孟钧所立的《翼王亭记》碑，成为见证那段历史的唯一印迹。“翼王亭”三个大字面朝大渡河，石达开的魂就这样矗立在大渡河上空，瞩目对岸，成为千古之恨。

1863年5月，石达开率兵数万，由滇渡江，循会理侧上。经西昌而至冕宁，走小路奔向大渡河，清同治二年三月十七日（1863年5月4日）抵达安顺场。3次抢渡大渡河失利后，于6月11日率残部6000余人退至老鸦漩河段的石儿山下。面对因伤痕累累、粮草断绝、吃完战马后又吃光了附近桑叶而奄奄待毙的6000将士，石达开绝望了，决定赴洗马姑与清军谈判。石儿山，成了石达开与将士的诀别之地。

准确点说，翼王最后一晚是在老鸦漩之前不远处的利碛堡，做出“舍命全军”决定的。

当晚翼王是和全军将士一样露天枕石宿营。

我看到石儿山的一个平台上有一个练武的中年人，他在翼王亭之前挥舞一根长鞭，“啪啪啪”抽打空气，身法看不出什么凌厉之处，但鞭子爆发出的力道很是惊人。鞭梢从花丛顶端扫过，花枝乱颤，一副失色而预备投河的古典模样。我举起相机拍摄了这一镜头。他冲着我的镜头又狠狠挥舞皮鞭，“啪啪啪”……

我顺石阶往上走。看见一个用石块垒砌的圆坛，栽有松树与鲜花。走入树影掩映的翼王亭，很多遛鸟的老人在那里热烈谈论鸟经。他们每人提着一个鸟笼，很像一个夜壶。我转到石碑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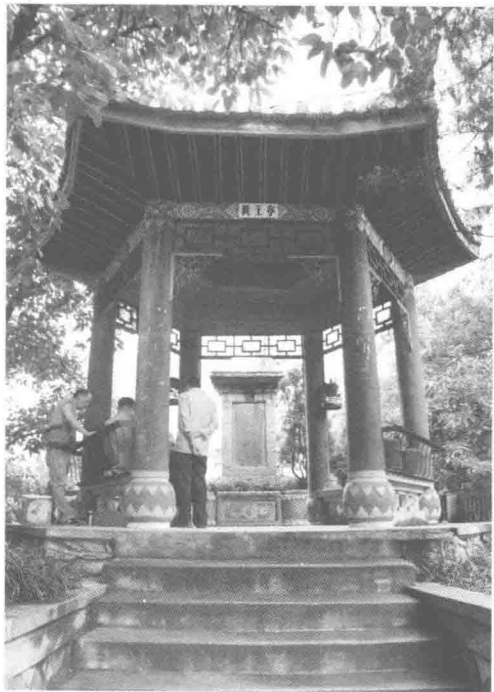
大树的浓荫进一步漫漶着字迹，看得我眼睛酸痛，非常吃力。其实，我用手掌抚摸一下，就足矣。县委宣传部的干部以为我被古奥的碑文感动了，不能自持，回单位特意为我打印了一份目前所能收集到的石儿山所有碑文。其实这些资料我看得很熟了，但我很感激。

我早就从无数先人咏怀中得知翼王亭建在依山傍水处，是“登临纵目，俯仰河山”的理想场所，来之前也曾有许多遐想。可是举目四望，均是混乱

的楼房，那是县总工会据此修建的建筑与早期的“垃圾库”造型的民居，房顶延伸出来的电线乱如章鱼的触角，像一个鬼子的炮楼肆无忌惮地遮蔽了纵贯古今的气场。就是说，站在如今的翼王亭，已经根本俯瞰不到大渡河了！

我下山，回首翼王亭，它陷在横七竖八的“炮楼”群里，我很不舒服。我突然觉得，石儿山，莫非就是“死儿山”的转喻？

当夜小雨，我在石棉宾馆写下了《铜河》一诗：



石儿山上翼王亭。后面是“翼王石达开死事碑”。蒋蓝摄

那是头骨的裂缝
星河从鹰翅决堤
在某个黄昏亮如初恋
金风抽刀
倾注月光的冰
磨碎的反骨
自萧萧落木横扫天庭

光从波浪咬住的折射中抽身
只剩不透明的铜
我从思想的屋檐走向危机
只留蛛丝供我返回
大河溶解的刀光与血肉
镜子抛起的恩仇
在每一个浪口招魂

水中的旗帜一直在溯游
狂奔的水岸晃乱流云
鱼群总会带走旗语
成为码头的粮食
铜河上的每一盏灯火
都是大神
留下的坟